

静候指尖唤醒

□ 刘彦林



那两个雨霁初晴日，是父母去西和老家的第三天。母亲叮嘱我抽空回趟家，给看家的狗喂点吃食，也喂一下鸡笼里关着的鸡，因而，我骑摩托车回到越来越生疏的故乡。久在县城住，我对乡下的家深感陌生。我把房子翻了几遍都没有找到鸡饲料，只好通过电话询问母亲。母亲也让我去蒜苗地里看看，顺便抽些蒜薹拿回城里给她的孙女吃。于是，我在缝纫机的小抽屉里翻来翻去才找到了一根缝衣针，但它布满褐色铁锈，难道这就是母亲缝过许多衣服的缝衣针吗？

这次回乡，我没有料想到会被一根小小的缝衣针刺痛。那根小小的针，在我的记忆里应是一束亮光，照亮过我的生活。当我蹲在一垄垄的蒜苗旁，在阳光的照耀下用针尖划开蒜苗之躯，把一根根鲜嫩的蒜薹抽出来，熟悉的往事也接踵而来，在大脑的屏幕上播放着。

先是我的奶奶。她头顶白发稀疏，坐在堂屋的土炕上，身旁放着那个被岁月浸染的针线筐。她细眯着眼睛，好不容易才把一根线从缝衣针的针眼里穿过去，然后，右手握针，在额头上轻轻地擦拭几下，再一丝不苟地缝制起来。事实上，奶奶做的并不是绣花之类，也不是纳鞋垫，更不是手缝衣帽鞋帮，而是在给我们缝补穿破了的袜子。那时的奶奶，已经翻过九十岁的人生之坎，但眼不花，耳不聋，手脚勤快地做这做那，根本闲不住。她看到我们穿过的袜子补补还能穿，扔了又舍不得，就开始忙活起来。当她把补好的袜子拿给我们时，我们才知道她偷偷做着补袜子的事。次数一多，我们习以为常，她也因为能给我们补袜子觉得自己还有用处。

随后是我的母亲。年幼时，每次半夜被尿憋醒，发现母亲还在煤油灯下专注地缝着衣服。在上中学之前的年月，我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家里其他人的衣服自然也是出自母亲之手。母亲十五岁嫁给我的父亲，然后又跟着我的爷爷奶奶背井

离乡，到距离家乡三四百里的地方安家落户。此后，她不仅担负了下地劳动的体力活，还担负起了给一家人缝衣做饭的事。当然，缝衣只能在农活和家务做完的间隙里完成。夏天来临时，我们一家每人都要穿一件衬衣；秋天渐深时，每个人也得有一件秋衣；隆冬之前，必须给大家备好过冬的棉衣。而这些，母亲都要提前预置。布料是她从县城供销社里凭布票买回来的，裁剪也是她自己画样动剪刀，然后飞针走线，用细密的针脚把布料紧密地缝合在一起。一件衣服，少说也得耗费三五天时间。在雨下不了地的日子里，母亲就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借着屋外的亮光赶制着一件件衣服。更多的时候，她在别人进入梦乡后，依然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忙碌不停。母亲灵巧的手，如一只小鸟儿在布与布的缝隙间飞舞。她的手指宛如鸟喙，在轻盈地啄动，布面上便留下疏密有致整齐划一的针脚。缝棉衣更耗费人的精力，但母亲仍然觉得乐此不疲，似乎她小小的身躯里有着源源不竭的动力，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疲惫——当然不是的，因为她的心中装着一家人的冷暖，才如此不顾惜身体地做着一件又一件针线活，而件数累积起来肯定是个不小的数字。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成为一名初中生后，家里才添置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母亲不容置疑地就成了会做衣服的蜜蜂。那时的农村，大多人家只能满足温饱，有缝纫机的家庭并不多。由于父亲在一个农场做合同工，我家的贫困程度才略微有了减轻。那台缝纫机，是当时我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母亲更是把它当作宝贝，从来不许我和姐姐乱动。自从有了这台缝纫机，母亲缝衣服的压力变小了。当母亲踩动缝纫机踏板，不出一个时辰，就会有一件新衣服诞生。缝纫机哒哒的转动声，在我们听来是动人的音乐，那声音里有阳光一样充沛的温馨。然而，对于棉衣之类的衣物，母亲还是采用手工缝制，也许她亲手缝制的棉衣会有更多的融融暖意吧！

此后是我的姐姐。那时的姐姐，刚从初中毕业。除了干一些给猪寻草喂猪的活儿，还在母亲的督促下做女红。印象中，姐姐纳过不少的鞋垫，用彩色的丝线绣过山茶、牡丹，也绣过喜鹊登梅和鸳鸯戏水之类的图案。姐姐给我的鞋垫上，绣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姐姐初中毕业后，她打定了做农民的主意。可是，她不想让我这个弟弟继续步她的后尘，便以这种方式对我进行鼓励。好在，我最终通过考中专这条路跳出了农门，也算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我清楚记得，姐姐还做过两双布鞋，也是她人生中仅有的两双鞋——那是她出嫁前，按照传统习俗，需要给未来的丈夫做两双布鞋作陪嫁，和压箱钱一同装在红皮箱中，在喜日那天展示给男方家亲戚评判。姐姐做针线的手很笨拙，在母亲三番五次的示范下，才算做成了两双“千层底”。而小我十多岁的妹妹出嫁时，妹妹不愿再去劳那个心神，母亲在深感无奈之际，允诺妹妹买了双皮鞋，作为送给新女婿的见面礼，对此，母亲一直都有心有结。

时光，即使在沉沉的黑夜里，或者我们推天混日的当儿，依然像流沙一样悄然从指缝间溜走。似乎就在眨眼间，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逝，难以追回。岁月的犁铧也在我们的额头耕耘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迹。回眸时，才发觉我也进入了霜染两鬓的中年，母亲也抵达人生七十古来稀的生命驿站，而奶奶离开我们也有十六年之久。此间，那根细小的缝衣针已淡出了我们的视野，蜷缩在缝纫机小小的抽屉的一隅，被沧桑遮蔽了曾经的锃亮和锐利的锋芒，成了锈迹斑驳的一段记忆，静候着被灵巧的手指重新唤醒，并赋予它新的使命——这一刻，也许永远不会来临！

当我抽够一把蒜薹回到家里，把满身红锈的缝衣针重新放回原处，轻轻关上陈旧的缝纫机抽屉，好像和过去的生活做了一个暂时的告别，心中却滋生出了一丝丝的不舍和怅然……

雨宽阔了谷地 (组诗)

□ 赵琳

山谷遇雨

雨宽阔了谷地，是啊
我赞美过的那些万物的茂盛
雨珠在蜻蜓的翅膀扇动
兰草在深谷吮吮抵达的春天

是啊，我哭泣秋天的麻雀
沾满泥土的爪子，打开
田野的哀颜：燕麦走完一生
堆在电杆旁，高耸的山峰
仿佛传递高空的闪电

雨宽阔了谷地，是啊
这些迷雾和春烟拂过村庄
细数起生活的细节
雨越下越大，分别前
我们获取了短暂的年轻

这雪总是很大

第三场雪后，地窖的木箱中
秋天在苹果酒的香气中醒来
大雪堆积在原野，深夜的静谧
布满清晨的村庄，水管
在阳光的照耀下，滴水的龙头
酝酿着冬天的下午
乌鸦雪地觅食，冻僵的河流
像一截破碎的长条玻璃
年轻人踩着铁皮溜冰，把身体
摔进失修的河床，一年仅有
这样几天，我们足够
挥霍手中急促的黄昏

茫茫天空，村外高高的电塔
插进哑语般的暮色
它倾斜的模样
仿若白发苍苍的老人
倚在门框，回绝往事登临
马厩的灯下，吃夜草的马
反刍发亮的星星
雪，保留了
鹰在黎明起飞的爪印

钟楼广场

钟楼壁画上，一头成年雄鹿
折断鹿角，尊贵的头顶
飘着大雪，白桦林一点点
扑灭橘红色的夕阳
挖空树冠的风确信
安静是这样短暂：乌鸦归巢
黑影中的建筑仿佛回到从前
傍晚，马和毛驴返回乡村
屋子披上一层灰外衣，融化的雪
化为冰冷的水珠，滴答滴答
天空远没有大海颜色丰富
烟囱越过邻家界线，吐着烟圈
归乡人带回台风、数据、元宇宙……
那些涨潮的喧哗与返璞的落寞
像电影一幕幕演绎结束前
我们坐在钟楼广场不谈论熄灭的落日

乡村音乐会

多年之后，我们想起那场音乐会
草地间的琴声让人像休眠的蛇
匍匐于黄昏的河畔。红薯香味弥漫
火堆晃动着乡村的起伏
漆黑的河床，她坐在鹅卵石上
抱着电吉他，音符贴近河流
一条鱼线钓着一条河流的潮涌
向西望去，远处青色瓦舍
排列在田野。倾斜的气象塔在
一棵巨树旁站岗。我们看见彼此
甜蜜的风景。晚风赋予
青草曼妙的舞姿，我们放下乐器
大地只有一种声音

第三次听琴

第三次听到琴声
让我不由想到，夜宿西海镇
星火点燃草原，词语披着
瘦弱的狼皮
在关口遥望着

有人在隔壁毡房，用口琴演奏牧羊曲
仿佛白天奔跑的马匹
一夜之间，吃完饱满的青草

而第二次涌入生活的光亮
是移居小镇后，隔壁的琴声
像一只鹰，在雪山间飞过

有那么几次，听着惊险处
我担心，鹰坠落
在平静的草原
那些布满色彩的想象
因为风，突然退出夜晚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琴声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安静得，让我不由想起她年少的消息

山麓雪大

山麓雪大，我们在海西
只听见
草甸上滚落雪粒的声音

那种宁静的破碎——堆满草原
但你看不见阳光照耀下
一粒雪的消融——就像你听不见
雪在死亡的那一刻拼命地挣扎
是如此弱小的抵达

山麓雪大，落日已晚
破旧的石屋篝火燃烧
牧场仿佛今晚潮湿的棉被
盖在你我的身体

一辆马车从城镇驶来

驮来蓝色的星辰和夜晚
——马匹高贵
它踩着喧嚣的音乐和歌谣
它载满河谷的黄金和祝福

借居草原，用整夜的时间倾听雪的细节
借用马匹，啃食大地上天亮的黎明
——我们的哀歌和颂词填满草原
——我们的痛苦和震颤依附青草

山麓雪大，人在清澈的眼神中
只能辨别
一粒雪轻轻地坠落和沉睡

克拉玛依来信

雨天，我收到朋友
从克拉玛依小镇寄来的石头
一块猩红色的石头，尖尖的不规则
光滑的表面磨损严重
像沉淀的沙丘

我又和他聊到乌鸦
只会出现在冬天，略带晦气的黑精灵
巢穴建在树顶，日落日出中
它们扑腾着翅膀飞过
矮矮的草原，在高耸的地方
一定看到云霄

年前在藏区，他告诉我
太阳之子的乌鸦，是灾难的一面镜子
在命运中
需要带块磨难的石头
洗掉掉噩运的事物
或者日暮之际，赞美更久远的两个人

雨 中

我们不清楚雨什么时候停
远处山谷安静，雨雾中
没有一只鸟飞过，没有一条路
可以看见牛羊的痕迹
半坡上，瓜果园里
挂满葡萄，紫葡萄、白葡萄、红葡萄
鲜艳的西红柿，敦实的南瓜
绿油油的豆角，正在雨中漫步
母亲戴草帽，提竹篮
准备在雨中出门
她安静的样子，告诉我
我们对世界的一切抱有美好



竹 实

第1985期

春 鸟

【国画】

作者 张晨阳

文县米皮香

□ 刘玉玺

文县的早晨，总是从米皮的香气中开始。米皮是文县人最喜爱的小吃之一。它的香气独特、清新、诱人，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都无声无息地弥漫在这座小城中，伴着晨曦，唤醒小城。

文县米皮，制作工艺精细，以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从选材、浸泡、磨浆到蒸煮，每一道工序都靠技艺和耐心。研磨的米浆要稀稠适中、清香诱人；蒸煮的过程，控制火候最为要紧，既要确保米皮熟透，又不能让其失去韧性。

米皮是文县人早餐的首选，而今，其制作技艺和品种也在不断地创新和丰富，有的在制作中夹杂不同蔬菜汁，制作出白色、黑色、绿色、金黄色等各种口味，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无论是传统的经典口味，还是新颖的特色

口味，文县米皮都以其滑腻的口感、色泽和味觉表现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在甘川陕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影响下，文县的饮食文化也呈现出足够的包容性。文县米皮正是这种包容性的产物，它继承了陕西米皮的原味特色，又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偏好进行了创新，加之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

吃一碗上乘的文县米皮，调料绝对是灵魂。调料主要由油泼辣子、熬制的汤汁和蒜泥水构成。其中，油泼辣子要做到鲜而不辣。一般选用的是四川小尖椒和陕西汉中的细长椒，细长椒磨成粉末，小尖椒剁成短节，两者按剂量相互搭配，再加入秘制香料，以滚油泼制而成，最后撒上芝麻粒，鲜红而浓香。汤汁夏秋多用冷的，冬春多用热的。蒜泥水，则是优质

大蒜去皮捣碎，再用开水烫成。它们相互搭配，为米皮增添了许多质感和层次感。所以在文县不同摊点吃米皮，是吃不到重复口味的。

“老板，来一碗米皮！”“好的，你先坐，马上就好了！”当热气腾腾的米皮盛入碗中，配上绿色芹菜、脆嫩豆芽、精细土豆丝，淋上鲜美汤汁，调上红辣椒和蒜泥水端上桌时，那香气扑鼻而来，瞬间化作舌尖美味。轻轻夹起一条条米皮，慢慢放入口中，美妙的感觉难以言喻，仿佛有着一一种魔力，能瞬间唤醒味蕾和嗅觉。

经营米皮的摊点遍布这座小城，大街小巷、路边市口，随处可见。在这里，人们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米皮，感受到最真诚的人情，享受美食带来的慰藉和满足。

米皮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些常年漂泊在外的文县人，每当思念家乡的味道时，那碗米皮总会浮现在心头。每当他们回到故乡时，总会第一时间走进那家熟悉的米皮摊点……

如今，米皮已成为文县的一张特色美食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那香气，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人们与小城之间淳朴、美好的情感纽带。